

主 报 告



主 报 告

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 价值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苏海南

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这是继 2000 年 8 月 28 日江总书记在东北三省党的建设和“十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深化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以来，

第三次重申并强调这一问题。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江总书记三次谈到这一问题，表明中央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显示出深化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体会，这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深化面临新形势的需要。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许多改革举措的实施是采取了“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探索的方式。时至今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原来搁置一边“不争论”的某些深层次理论问题，随着实践的深入进行，必然要使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及其应用研究问题重新浮出水面，要深入探讨加以回答；与此同时，新的改革实践也迫切需要新的理论给予指导。深化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关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更是一个实际问题，关系当前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正确进行。鉴于江总书记在第一次、第二次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讲话中，是把深化认识与重视科技劳动和经营管理劳动以及建立相应的收入分配激励和约束机制结合在一起谈的，因此，本研究报告从广义劳动价值理论的角度出发，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劳动和价值、财富创造及其分配方面，并定位在“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上。同时，拟采取这样一种研究思路和论述方法，即：从实际到理论，由实际问题引出理论问题，在深化认识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再将新的理论应用于实践；从分配到生产（劳动），从我国分配制度的变动中寻找其原因，深入分析生产（劳动）发展变化对分配制度的重大影响，在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认识的基础上，再由生产（劳动）回到分配领域，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新对策。通过这样一种研究思路和方法，把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理论和分配制度创新。

一、改革实践引发的问题及思考

人类历史的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实践探索 and 理论思考。特别是迄今为止人类

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在改革探索中向前推进的。新的改革实践提出新的问题，新的问题引发新的理论探讨和思索，在探讨和思索中形成符合时代发展的新理论，继而指导实践不断前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和收入分配，也遵循这一规律，在改革探索 and 理论思考中逐步变动并向前发展。

（一）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正确之路

马克思指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① 马克思还指出：“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集中，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② 概括而言，生产（劳动）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劳动），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已被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实践所充分证明。生产（劳动）的方式、组织、结构、形式及其成果的变化和发展，都会引发分配方式、分配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同时，分配方式、分配关系的变化、发展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劳动），促进或阻碍其发展。无论是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概莫能外。回顾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分配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即充分印证了上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正确性。从表面看，我国分配制度的每一次改革和分配关系的每一次调整，是由分配领域自身存在的问题引起的。而究其实质，则是由于生产（劳动）的方方面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使原有的分配制度、分配关系不适应，因而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使之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促进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从生产（劳动）的各方面情况变化中寻找改革分配制度、调整分配关系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行理论思考，进而提出新的理论指导、推动改革实践，这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马克思主义著作选编——政治经济学，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55～156 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马克思主义著作选编——政治经济学，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61 页。

问题的正确之路。

（二）历史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生产（劳动）和收入分配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即建立和形成计划经济体制的阶段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49 年至 1977 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旧的生产关系被彻底打破，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同时，对民族资本进行限制、利用和改造，国家通过赎买的方式将民族资本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转到了国家手中，使企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完全取代了旧中国剥削制度下的生产（劳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完全取代了旧中国的生产关系。在这一基础上，必然要完全废除与旧中国生产（劳动）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制度，重新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新的分配制度。为此，1952 年至 1955 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工资改革，在国营企业普遍建立了新的工人和职员的工资等级制度，按照工人从事劳动和工作的复杂程度和工人的技术水平确定其工资，按照职员所任职务高低、承担责任轻重确定其工资；改革了旧的计件工资制度，确定了相对比较合理的劳动定额和工作物等级以及计件单价；还建立了以超额劳动奖励为主的奖励工资制度。1956 年，全国进行了第二次工资改革。为了适应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按产业、部门统一了工人的工资等级制度，分别实行八级工资制或七级工资制，个别行业由于专业分工细、工种之间劳动差别不大，则实行了岗位工资制；企业职员继续实行职务工资等级制度，相应调整提高了工人和职员的工资水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统一的职务升级工资制；机关工程技术人员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并根据产业划分为 5 类工资标准。与此同时，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起中央集中统一的工资管理体制。至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具有封建主义政治压迫和资本主义经济剥削性质的不合理分配制度被完全废除，适应当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配制度开始全面建立起来。其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制度也相应

发展，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是 1978 年至现在。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起点，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生产（劳动）的方方面面情况日渐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原来那种原材料、产品统购统销，劳动力统分统配，资金统收统支的产品经济模式被逐步打破，企业逐步扩大了经营自主权，试行了利润留成办法和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改革劳动用工制度，逐步推行了劳动合同制；产业、产品结构开始进行调整，生产力水平日渐提高。在这一背景下，原有分配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分配制度存在“低、平、乱、死”四大弊病，即职工工资水平低，分配中平均主义十分严重，工资标准多乱繁杂、与劳动和贡献脱节，工资管理体制上集中过多、统得过死。这种分配制度造成企业在工资分配上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状况，不能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并严重阻碍了职工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的发挥；同时，高度集中的工资管理体制限制了企业的活力，阻碍了企业成为市场主体。针对这些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国家几次调整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同时，酝酿进行工资改革。一些企业从实际出发，试行了浮动工资，把职工个人的工资与其劳动成果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一些地区又创造了工资总额包干浮动的办法，把劳动者群体的最终劳动成果作为计提工资总额的依据。这些改革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也引发人们思考：应该如何理解和实现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实践证明，马克思当初设想的按劳分配的两个基本前提（全部生产资料为全社会占有、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我国均不具备，单个劳动者的个别劳动不可能直接构成社会劳动。因此，必须根据改革实践重新思考按劳分配理论。通过理论上的艰苦探索，人们提出了两层次分配理论，即：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个别劳动集合为企业集体劳动，凝结在商品中，经过市场交换实现其价值，社会依据有效的社会劳动量来确定企业劳动者群体应获得的个人消费品总量，此为第一层次分配，也即国家对企业的分配；然后由企业根据劳动者在创造价值过程中支付的有

效劳动量大小来确定对每个职工的分配数额，此为第二层次分配，也即企业对职工的分配。这是当时对按劳分配理论的突破。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对原有分配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一是在全国普遍推行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办法，通过市场交换企业职工集体劳动量，把企业职工集体劳动报酬与企业经济效益联系起来；二是改革了企业原来的工资等级制度，逐步扩大了企业内部分配自主权，由企业根据职工个人的实际劳动贡献确定其报酬，调整原有工资分配关系，以实现企业内部的按劳分配；三是改革了原来高度集中统一的工资管理体制，逐步实行了分级管理、分类调控的办法。上述对按劳分配理论的突破和分配制度改革的推进，符合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需要，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们积累了更多的改革实践经验，许多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了新的理论突破。在 1992 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对 14 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进行了基本总结，系统概括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①。在 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又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以及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重大问题，做出了一系列决定。其中，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明确提出“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建立适应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各自特点的工资制度与正常的工资增长机

^①参见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64～567 页。

制”；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①，等等。这一系列重大理论突破，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深化认识的高度升华，给我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改革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加快了改革的深入进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当前改革实践引发的问题和思考

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并发布《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掀起了新的热潮。一是积极稳妥试行经营者年薪制。目前，全国已有7400多户国有企业经营者试行了年薪制，其中部分企业还同时试行了股权激励办法。二是改革企业内部分配制度，实行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适当拉开内部分配差距，相当一部分企业自觉自主进行了这一改革，取得了较好效果。三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指示精神，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部分地区的中小企业试行了职工持股分配办法，有的试行了劳动分红办法；相当部分高科技企业、事业单位，积极试行了按技术要素分配办法，较好地调动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增长。四是探索改革工资决定机制，允许具备条件的国有企业根据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和本单位经济效益，自主决定工资水平及其增长。五是进一步健全工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实行了工资指导价、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人工成本预测预警和最低工资保障等项制度，使政府对工资收入分配的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

上述改革，是由当前生产（劳动）各方面情况的变化所引发的，被当前经济体制和企业制度改革进程所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反作用于生产（劳动）和经济体制及企业制度改革。这些改革难以从马克思所提出的单一按劳分配的理论中寻找理论依据，也远远超出了前述两层次分配理论所能解释的范围。我们必须按照

^①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655～656页。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要求，根据当今时代变迁、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进行思考和探讨，从新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归纳出新的理性认识，并进而将其上升为新的理论。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全面分析和了解把握当今时代生产（劳动）各方面情况的变化及其对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从中找出导致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深化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从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价值、财富创造的新变化中寻找新的历史条件下收入分配的依据，并结合当今改革实践的成功经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收入分配理论，用以指导当今的改革实践。这正是本报告的目的所在。

二、时代变迁对劳动和价值、财富创造的重大影响

当今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活的时代相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劳动和价值、财富创造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重大影响，出现了许多新情况，需要我们全面了解和把握。

（一）对劳动和价值、财富创造有重大影响的主要因素

时代变迁对劳动和价值、财富创造带来影响的因素很多，但具有直接影响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类。一类是生产力因素，包括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和劳动者。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都会发生变化，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素质也会明显提高。实际上，劳动者通过劳动手段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过程就是劳动，在生产力的各组成要素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劳动也必然相应发生变化，其创造价值、财富的运行方式及作用也会发生变化。因此，生产力因素的发展和变化，对劳动和价值、财富创造具有决定性影响。另一类是生产关系因素，这里主要是指生产经营方式、企业组织制度、劳动管理制度以及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生产关系将不相适应，需要进行改革。通过改革，首先是生产经营方式将调整，企业组织制度、劳动管理制度将采取新的模式，所有制形式也将出现新的变革；在此基础上，经济体

制、经济结构也会发生新的变化。生产（劳动）过程中人与物的结合方式的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必然会使劳动方式、内容及其结果都发生变化，对价值、财富创造及其分配带来重要影响。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活的时代那种完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根本区别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而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劳动又不同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劳动；业主制、合伙制条件下创造价值、财富的具体方式不同于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以及跨国公司组织制度中创造价值、财富的具体方式；相应地，它们的财富分配方式也必然不同。因此，需要这两类有直接影响的因素变化情况进行分析，从中了解、把握其对劳动和价值、财富创造带来了哪些重大影响。

（二）从国际国内看发生的新变化

今天，人类已进入 21 世纪。从国际上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较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活的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巨大发展。自 18 世纪中叶出现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人类社会又进行了几次产业革命，包括电子产业革命、核能产业革命、信息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有了飞跃式的提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说过，资产阶级仿佛用法术呼唤出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使它在建立统治后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而在最近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又大大超过了它以前所创造生产力的总和。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有世界经济总量的 $\frac{4}{5}$ ，世界贸易总额的 $\frac{3}{4}$ ，以及绝大部分的资本输出。二是生产经营方式、企业组织制度、劳动管理制度等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经营的社会化程度大幅度提高，行业、地区乃至国家的贸易壁垒都先后被打破；企业组织制度也由原来的业主制、合伙制让位于今天的现代公司制，跨国公司发展迅猛，现在全世界约有 4.4 万户跨国公司母公司和 28 万户在国外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领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掌握了世界经济总量的重要部分。其劳动管理理念由以前的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发展到今天的自主人，劳动管理制度也由原来的血汗

工资制度、泰罗制等，发展为现代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体系。三是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所有制形式有了大的调整，股份制成为主要的产权组织形式，股权分散化尤为明显，个人直接持股人数激增，如美国，持股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 46.5%，日本个人直接持股占全国总人口的 26.3%^①。以至西方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人民资本主义”一说。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增加；如美、英、法、德、日等国，其非物质生产部门的从业人员占本国全部从业人员的 60% 以上（详见表 1）。

表 1 1997 年主要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的就业构成比例（%）

国别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美国	2.7	24.1	73.1
英国	1.8	26.8	71.0
德国	2.9	34.3	62.8
加拿大	3.9	23.2	73.0
日本	5.3	33.1	61.1
澳大利亚	5.2	30.7	72.7

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研究与信息》，国际劳工与信息研究所 2000 年第 8 期第 1 页。

传统产业部门的劳动者减少，其产值也相应下降。如工业化国家制造业产值由 20 世纪 70 年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0%~50% 下降到目前的 20% 多，从业人数也下降到职工总数的 10% 左右^②。新兴产业部门的劳动者增加，如美国信息产业雇员人数大概有 740 万^③。体力劳动者减少，脑力劳动者增加；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的“知识工人”比例越来越大，“白领”工人成为工人队伍的多数。如在机械化初级阶段，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比例为 9:1，在中等机械化条件下，两者

① 参见孟晓苏《现代企业制度实务全书》，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3 页。

② 参见李富强等《知识与知识产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③ 参见路甬祥《知识经济纵横谈》，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 页。

之比为 6:4；在全自动化条件下，两者之比为 1:9。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的劳动者队伍中，高级科研人员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所占比重愈来愈大。以美国为例，1930—1968 年期间，蓝领职工增加 60%，工程技术人员却增加了 450%，科研人员增加了 900%。早在 1977 年，美国脑力劳动者占全部劳动者总数的比例即达到了 50.1%，脑力劳动者人数已超过体力劳动者^①；到今天，则更多地超过体力劳动者人数。与此同时，家族资本家减少，经理资本家增多，随着新的垄断资本集团、跨国公司等企业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高级经理阶层。还有，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革命迅速发展，推动着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工业经济正在转变为信息经济。目前，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已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转变，以此为基础，整个社会也正在转变成信息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在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次历史性的重大转变。以上这些变化，无疑都使当今社会的劳动和价值、财富创造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活的时代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

从国内看，我国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不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我国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消灭了剥削制度，确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不成熟、不完善，正处于它的初级阶段。我国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社会产品还不充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整个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此相适应，我国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使之上升为市场经济。按照这一要求，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国家各方

^① 参见宋健主编《现代科学技术基本知识》，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4、55 页。

面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至 2000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 89 404 亿元,居世界第七位,超额完成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的任务;国家财政收入达 13 380 亿元,比 1980 年增长 10.5 倍;国家外汇储备达 1 656 亿美元。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高^①。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重要进展,大多数国有重点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革,其中相当部分在境内外上市;全国各类公司制企业已达 80.92 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13% 以上^②;企业普遍实行了劳动合同制,劳动者与企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日益明确;劳动管理制度开始引入现代管理理念和方法,劳动者在企业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机制正在形成,阶段性就业、临时就业、钟点工等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占有一定比重;市场体系建设继续推进,劳动力市场逐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价格正在形成并开始发挥引导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逐步变化,第三产业产值和从业人员人数比重都在增长,2000 年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 33.2%,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人数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 27.5%^③。三是我国分配制度和分配原则进一步改进、完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相应地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我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进而又明确提出要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原则,指出要“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以上变化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和分配都有很大不同,将对劳动和价值、财富创造以及分配带来重大影响。

(三) 新的历史条件下劳动和价值、财富创造发生的新变化

由于国际、国内发生了上述多方面的变化,在这一大背景下,劳动和价值、

① 参见朱镕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人民日报》2001 年 3 月 17 日。

② 参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办公室《工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1999)》,第 43 页。

③ 参见《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 2001》,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第 521、526 页。

财富创造及其分配也相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劳动而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手段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更新很快，而且日益呈现智能化的特点。当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已不存在成规模的手工或体力劳动，机械化、自动化率高达 95% 以上。新的自动化工具层出不穷，一般机器设备的更新频率较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明显提高，特别是劳动工具日益呈现智能化的特点。目前，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企业的自动化机械设备，约有 40% 已配备了电脑，运用电脑进行智能化操作。20 世纪 90 年代初，全世界已有 40 多万台机器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业机器人。日本有 200 多家机器人制造厂，有 1 000 多种机器人。现代工业机器人在发达工业国家已得到广泛的应用，获得了极其显著的经济效益。例如，在汽车工业中，从运送原料到加工、焊接、喷漆、装配检验，绝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工业机器人来完成^①。我国较之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虽然仍存在一定差距，但纵向自己比较，劳动手段自动化程度也有了明显提高。如我国钢铁行业，目前已实现自动化的比例是：高炉为 6.8%，转炉为 16.35%，轧机为 17%。机电行业主要机械产品中达到世界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水平的已占 1/3，达到目前世界水平的已占 5%。纺织工业生产装备近 40% 属于 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水平^②。原来那种肩扛、手抬等体力劳动在大工业生产一线已基本上消失了。特别是我国也已研制了机器人，开始在一定范围内承担人的劳动任务。

二是劳动对象的深度、广度开发和新型化、微观化。在 20 世纪和刚开始的 21 世纪，人类对劳动对象——自然资源（包括地表及地下各种物质资源、能量以及阳光、水分、空气等各种要素）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已较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活的时代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深度而言，人类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多次加工提炼，形成了增值后的中间产品（原材料），将其作为劳动对象的主体部分，而不是如 19 世纪主要以自然资源本身作为劳动对象；就广度而言，人类运用各种先

^①参见宋健主编《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0 页。

^②参见丁晓良著《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分析》，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 页。

进劳动工具施加功能于劳动对象，下及地层、海洋深处的各种资源，上达天穹星球的物质，面对的是浩瀚宇宙的各种物质原素。特别是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劳动对象的新种类层出不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不断发现、利用、改造、扩大劳动对象范围。劳动已不仅仅以自然物、半自然物为对象，更多的是用真正属于人类创造的全新材料、原料作为劳动对象。目前，世界上各种材料已有几十万种，而新材料每年又以 5% 的速度在增长。世界上现有 800 多万种化合物，每年还递增 25 万个，这就大大拓宽了劳动对象的范围^①。与此同时，劳动对象还日趋微观化。如在微观生产领域，集成电路进入了大规模的生产时代，使集成度达到了 256 兆位动态存储器的水平，在 350 平方毫米的芯片上能够集成 5 亿个元件。从大规模集成电路研制成功的 25 年来，集成度每隔 18 个月就翻一番，而每隔 3 年芯片的价格性能比就提高 4 倍，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制造高质量“大脑”的水平^②。

三是劳动力素质日益提高。人类在不断改进、更新劳动工具，开拓劳动对象领域的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这既是人类在劳动中提高、完善自己的过程，也是更好地适应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发展变化的需要。劳动者素质包括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心理素质，具体是指劳动者的文化素养、科技知识、专业水平、职业技能、创新能力、职业发展潜力以及职业道德、职业态度等。劳动者素质的不断提高，是时代前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今天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当今时代，劳动者素质较之 19 世纪可以说提高了不知多少倍。从文化程度看，今天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普及中等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大学入学率均已达到 25% 以上，并具有发达的、多样化的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我国从业人员中，初中毕业生占 39.9%，高中毕业生占 11.9%，大专及以上毕业生占 3.8%，比之改革开放前有了大幅度提高，更不用说比旧中国了。从技能水平看，市场经济发达国家

① 参见宋健主编《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5 页。

② 参见孙竹、侯书森编著《财富骤增——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超速发展》，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6 页。

的技术工人构成,高级技工占 35% 以上,中级技工占 50%,初级技工占 15%。我国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但自身比也有较大进步,目前高级技工占 4%,中级技工占 36%,初级技工占 60%。从国民科技文化素质看,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具备理解科学知识水平的公民占总人口的 35.7%;具备理解科学过程水平的公民占 13.3%;具备理解科学影响水平的公民占 26.4%;具备科学素养的公民占 6.9%。我国比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但自己纵向比较,也有了较大变化。目前,具备理解科学知识水平的公民占总人口的 30.1%,具备理解科学过程水平的占 2.6%,具备理解科学影响水平的占 1.9%,具备科学素养的占 0.3%^①。以上情况,比之 19 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四是劳动方式上出现了劳动者与劳动对象逐渐分离,劳动时间缩短且就业形式灵活多样,总体劳动成为决定最终产出的基本劳动形式等重大变化。随着机械化、自动化的普及,智能机器人日渐增多的使用,加之劳动对象的新型化、微观化,人类在今天的劳动过程中,与劳动对象的距离逐渐拉开,越来越多地通过运用智能化的劳动工具改造劳动对象。比如炼钢,原来需要劳动者站在炼钢炉前一锹一锹地往炉中加煤;而今天,则只需在远离高炉的电脑控制室中查看仪表并通过电脑控制高炉运行就行了。又如采矿,原来需要劳动者面对矿石用手工开采,而今天,则在一定距离之外通过自动采矿设备采矿。再如制造业,原来需要劳动者用手工工具直接加工产品;而今天,相当一部分自动化制造设备是全封闭的,劳动者只需要在封闭区外,查看仪表并通过仪表调控机器运行就可以了。今天,劳动时间明显缩短。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每周工作 40 小时以内,其中不少国家为 32~36 小时,全年工作天数大都为 220 天以内,休息日占全年天数的 1/3 以上。我国也于 1995 年开始实行每周工作 40 小时,全年工作天数为 251 天,休息日也接近全年天数的 1/3。与此同时,就业形式日趋灵活多样,尤其在高新技术企业里以及自由职业者队伍中,自己安排劳动时间或采取弹性劳动工时制的情况

^① 参见张小健《必须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源》,《中国劳动保障报》2001 年 2 月 10 日第 3 版。